

學記箋證

學記箋證卷三

新城王樹枏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

箋曰時教者分時而教也正業者主課也禮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小籥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案互言之者謂禮樂

詩書四時皆學舉此以例彼故曰以其術相成但教者順時以爲偏主之課耳論語學而時習之皇侃義疏云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爲時二就年中爲時三就日中爲時此之時教卽謂此也王肅云誦習以時學無廢業

證曰各國大學分科而教課目繁多然有必修科有隨意科必修科者卽記之所謂正業也必修科有一定之時間隨意科則學有餘力者爲之不之強也大學之功貴乎深造以求自得故定教者以講授之時尤必于學者以溫習之時卽此記下文居學之說也

禮緇衣云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鄭注云質猶少也精知畧而行之蓋人之材力有限而學問無窮不受普通之教則識不廣不受專門之教則業不精古今中外教人之法無二致也各國教授時間多少雖有不同大率皆審察乎學人之腦力心思以定其緩急不失之過逸亦不失之過勞才與力相權而學與年並進故稽其歲時之久暫即可知其程度之高低元曰銳于時無不利此之謂也

退息必有居學

箋曰退息謂退出教室休息之時居學猶今之自修

室也孔疏誤從鄭注以居字住句以學字屬下讀非也
證曰禮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蓋中國小學
大學皆有寄宿舍泰西紀元以前埃及希臘亦皆行
之近時英法學校中等教育以上皆有寄宿舍日本
學校中等教育寄宿與否皆聽其便惟高等學校師
範學校則以寄宿爲定則學生正課畢必至自修室
自此至晚餐其間必有自修時限一小時半晚餐後
至就寢其間必有自修時限三小時半且有至四小
時半者論者謂自修時限不可過多恐礙身體之發
達惟當自修時須專心致志而已德法寄宿舍規則

過嚴法國中學校學生羣居一室旁即舍監室開窗注目祇察學生德國中校之有寄宿舍者學生出入皆以簿記之近於苛刻教育家所不取也日本博士高橋作衛云大凡涵養學生美習育成一校之人才無善於合宿館者（即寄宿舍）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英國蛙克斯福而特及康倍而齊大學皆四十餘黌檢其制度蓋學生合宿館也大黌宿學生三四百人小黌宿五六十人一學生領二室一爲讀書會友室一爲更衣寢室儼然自成一家之象各黌又分設數講堂教二三科目合之即爲數十科目各黌學生可

隨意選擇入他黌聽講是合數十黌為一大學而自其內部觀之則非大學實學生合處之所耳且英人重有恆不喜更易若其父入甲黌即不喜其子入乙黌父子往往相繼同室窗間壁上手澤留遺學者觸目警心既若親見其祖父苦學之狀繼志述事更易感發其子孫勤學之心故一時黌內之人才各抱專長蔚然輩出他國所不及也案寄宿舍於學士之學術品行所關最重英之造成士紳訓練軍隊皆重在寄宿教育觀摩取益一也動息有常二也習練世情三也結合羣體四也一校之內數十百人為教育者

教以大同之學學者之聰明才力不能一一盡其所長孟子所謂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也故學問之道非能自修則不能有温故知新深造自得之詣文王之造成人小子也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衛武公之戒君子也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孔子之告哀公也曰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皆自修之事也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私者卽退息之舍所謂居學也力之勤惰心之欺慊學之進退全視乎此西人斯格的云凡受他人之教育者雖多而自修者實

居其半醫家伯羅埋深喜其言謂我之醫術亦由自修而得學校之教育只可檢束其身心使之學習性成耳若夫徒倚師傅之教育彼所得之學問試比諸自己之勤勉耐久而得者奚啻什伯蓋自我之勤勞而得者全勝全歸也由學問而長才能以才能而增學問才學俱進詎師友所能推挽耶故艱難者世人之學校勤勉者學問之價銀人未有不肯償以價銀而能得至貴之學問者大末云我之所以為我者皆由自己之實力造成者也美哉言乎東西教人之法無二致也

不學操縵

箋曰操曲操也後漢書曹褒傳樂詩曲操以俟君子劉向別錄云君子因雅琴以致思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鄭注云操縵雜弄周禮春官磬師教縵樂鄭注云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然則操縵蓋弦屬之雜曲也曲禮云士無故不徹琴瑟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蓋弦歌爲學道之要故春誦夏弦詔之大師教之始教之成皆以此也

不能安弦

箋曰呂覽樂成篇三世然後安之高誘注云安習也下文安詩安禮皆同禮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蓋古人幼而入學無不從事於樂者安弦即習樂也

證曰先王設教與後世學校不同唐虞之時舜命夔典樂教冑子周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之子弟蓋三代聖時典樂之官即掌學之官學者自小學以至大學皆以樂為終始有弦歌以陶其性情有干羽以暢其氣血有節奏文采以和其心志動盪鼓舞

優游浹洽其感人也最速而其入人也最深故樂記云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生民之道樂爲大也春秋以降禮壞樂崩學校廢弛孔子以禮樂垂教自衛反魯手訂樂章雅頌得所而明王不興徒以空文昭示天下又自太師摯等散走四方樂官失其守樂器失其傳於是古樂遂微唐虞三代之雅音淪亡殆盡秦漢以後雖設太常諸職而樂與學離道與藝判論者乃以爲瞽矇之末技無關教育之要圖致使古聖先王立樂正掌國學之遺法無復存者此樂學之所以亡學校之所以廢人

才之所以不振風化之所以不成也雖然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今之教者苟能深求樂之功用而近察本國之人心風俗因時制樂以爲陶淑之方則樂雖有古今之殊而用樂之意實無古今之別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即此志也泰西希臘教育制度以體操文學音樂分爲三大綱希臘之利古爾尼校倫波里彪等皆知以樂化民之故栢拉多之論公治也曰國未有其樂已更而政不變者其弟子亞拉斯德亦謂樂之爲用足以移風易俗然所著論覩我國先儒樂記諸書其淺深精粗有不待辨而知之者此不得不推我中國爲海內之絕學也近日歐洲諸國尤以音律唱歌爲學校必修之業其大端與我先王之教以樂德樂語樂舞之意亡慮相

同政治有淺深即樂學有高下故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鳥虖樂學之失傳垂二千餘年矣以我國固有之科學教人之大典乃聽其淪胥廢墜不復顧問而旌人鞮鞻氏所謂四夷樂舞聲歌之事反得挾其所有以鄙我爲野蠻無教之人是則士大夫之恥也

宋育仁曰聲音之道微而廣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其感人也微而漸積也久發於人心之思想傳於自然之天籟和於有聲之樂器播於人耳復入於人心如是輾轉相傳如寒氣之傳經微點之傳

熱人人意中皆具足此感情遂成爲風氣由風氣所趨以動人之好惡迭相仿效遂成爲習俗世徒知樂亡而移風易俗之化不可復見而不知樂從中出無時或息於人間樂未嘗亡乃俗樂流行而人心習俗鄙薄之風載胥及溺而不可救也今之戲劇小曲是矣夫樂舞有聲容律呂即工尺步齊綴兆容與卽演故事而爲之節文猶戲文也其作用與今之唱歌演戲相同故先王慎之於初立樂科於學校用歌舞於典禮因其別聲被色之性有所愛戀浮動而爲製造其音節容式引之以致於

文明周孔之設教科樂與禮並重經之言樂意者亦極深曲而微至矣孔子與賓牟賈所論大師摯所訂皆樂意也而世儒乃歎爲樂亡不知六藝惟樂傳以器後世僅能傳習其書而不傳習其器故其學中絕非別有樂經焚於秦火而不復見也雖然離器以求樂詩三百五篇樂章固完也五音十二律旋相爲宮三分損一而下生五分益一而上生遺法具在也旣有樂章復有樂律按法而譜之裕如也學者自不求知樂耳安在其樂亡乎學者不知樂故樂入於俗工優伶之手每下愈況律呂

浸差而樂器屢變失其正聲而二變四清雜亂於五音七音之次腔愈助而音之長短清濁愈含胡而不分聲愈曼節俗樂之顫聲而調之貞淫正變愈流失而不可止宋元之聲字有句字為今音所無今通行之聲字有仕字亦舊譜所不見談樂律者俱就書籍以為考訂而未嘗求之於器與聲也間有能操樂器者亦據一器以求合因所聞以立解未足為定論也夫孔子之設科與先王之立學禮與樂並重凡鼓篋入學者皆習焉以禮例樂其為事相等可知也夫禮之意非深於學者不知而其儀易

習非拒人以所難也樂亦猶是也故求樂德樂意乃大學之事但合樂語樂音則古者自舞勺之年即優爲之與今之俗工操弦管唱譜西人之學步伐演跳舞無異也乃東西之爲學校者隨地而有音樂中國獨缺焉是重視夫樂之難而又輕忽於樂之可置而不講夫樂與政教相通爲教科之必用其政教深者其樂深其政教淺者其樂淺其教科進者其樂學亦進今禮不能如古而知禮不可廢獨因樂不如古而置而廢之則何居乎且即樂不足以語古苟學校之中設科而教之求其稍近

雅者焉其視委於俳優任其流失送之外洋漸於歐化不猶愈乎夫禮樂者中國教育之特色而先王之所用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也今置之不問而一任商埠之戲場女閭之歌曲操聲音之道而擅風俗之權豈不哀哉其少進者青年之學生乃心醉於教堂之風琴讚唱耶蘇之教外國學堂之音樂發揚尚武之聲所得淺而所害深流毒不知其所屆以吾觀今之樂猶古之樂孟子之言不余欺也非謂其悉同於古之樂也由淺而入深自野而入雅譬如今之教科非古之教科也而謂之

今之學校異於古之學校則非也先得其似者焉闇足音而喜矣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椎輪爲大輅之始則就今樂求之先得之聲容乃求其深遠新學家所謂進步改良之說也豈不可乎又曰今人見三百五篇之爲樂章以爲其詞文不知其始與今有異其詞之雅則聖人擇焉其詞之文則古今言語轉變者久乃見爲深且古也詩有四體其用之因而有別頌者歌於郊廟主聲而減詞其譜蓋難知也雅者主於文言用於朝廷賓燕古無雜流不通文字之士夫故有九能始命爲大夫以爲選

格則與於社會者皆其習於雅樂者也風者采之於閭巷其詞非甚文今與雅頌比較可知也在當日語言則視之尤淺舉國無不入小學之人則無人不解國風之樂隨事皆有宗人詔禮隨處皆有樂工典樂詩之爲用至廣有樂之處皆有詩之教焉其爲教科即所教之樂語也合之以律譜之於器童而習者易知易能也如今之聲字工尺何必有書乎王澤竭而詩不作詩亡而孔子存之譜爲樂語定爲教科意在藉樂以傳詩也而孰意後世乃並樂而亡乎竇公之書乃周禮大司樂一章制

氏記其鏗鏘而莫能明其意學者不由此以攷訂樂遂亡於漢時其後存鹿鳴四章特如鐘鼎之存爲古玩耳此後人重視古樂之過豈先王作樂之意哉無論大晟樂府呂律考原傳流之八十四調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上尺工凡六五一即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也因呂律之長短次敘以求之製爲雅詞皆可譜爲雅樂也先使學校生徒咸習樂語樂節自別於俗工優伶村歌梵調盲詞之所爲腔板節奏樂之爲教已絕而復續不必其至善且不遠言苟美而其本固已正矣然後進而求之樂

德樂意以期於克諧有倫未爲晚也就以三百五篇之高古熊氏琴譜尚能合以工尺而弦歌之特一言只合以一聲節促音斷而無板眼其於依永和聲上抗下墜純如繹如之法未始有合然雖有所不合猶得虎賁容貌尚有典型矣 本朝淩仲子毛西河李恕谷邱穀士猶及操器而譜按弦而歌逃蒼莽者見似人而喜豈不可貴乎邱穀士最晚出其言節奏最明於古樂之音十八九矣其引朱子之言疊字散聲襯腔實能會通古今樂度之所同合乎抗墜疾徐翕純皦繹折何倨矩之旨其

發明搏拊鼓𣓀之節卽今樂三拍一板之所祖皆先得我心與熊氏琴譜之見譏者異矣其書罕傳本知者益稀其譜爲文廟祀典雅樂而設具譜儀禮所用諸詩昔人見之者稱爲古樂之僅存吾則以爲新聲可由此興古樂可由此復也卽不必遠求復古而據此以訂樂律之教科譜新歌之樂語不愈於演西教之風琴效日本之軍樂乎西樂用八韻其與宮商五音二變四淸之同不同吾未能深知也第其爲譜亦以一言合一韻與熊氏毛氏凌氏懸解古樂之譜比例將毋同此雖勝於中國

流俗伶工之靡靡而實未及邱氏所譜雅音之繁簡得中也詩不云乎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願以此證海內之言樂者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箋曰依讀爲愛詩載芟有依其士鄭箋云依之言愛也老子衣養萬物而不爲主釋文云河上本依作愛然則博依者博愛也論語云詩可以羣博愛者合羣之道故經解云溫柔敦厚詩教也孔子之教弟子先之以汎愛親仁卽此義也

證曰詩者史也古者以詩爲史故王制命太師陳詩

以觀民風周禮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世奠繫者杜子春云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詩與世本皆史之事也民風政治概具於是洎乎迹熄詩亡春秋繼作於是詩與史始分然後世史之所不具者猶可籍諸家之詩以證之論者謂史爲君史而詩爲民史其義蓋近之也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雅頌者蓋三代舊有之名孔子未删以前多至三千餘篇而存其所常用之樂者勒爲定本立之教科其思統於無邪而其義主於博愛所以感人心厚風俗也故孔子所雅言首在於詩而

其教門人小子亦莫不以學詩爲先務此中華教科之特色而國粹之所繫也吾觀希臘和羅耳二詩秦西學者至今奉爲鼻祖學校中無不童而習之者彼之珍視詩學乃至如此此眞足爲我國後學愧也宋育仁曰詩亡而孔子存之以樂迨樂亡而學者存之於詩此亦原質不滅之理而聲教一綫之延不可忽也顧詩離乎樂則篇章寖盛而作用轉微然亦尙賴有此吟諷之存以發人愛國之心重人倫之想念猶不至於澌滅以盡故詩人有忠愛之稱而風俗尙有崇厚之說學者相勉猶知以鄙薄爲戒無形之文明

天然之哲學豈曰細故哉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箋曰術雅服事也禮經所載倫常日用飲食衣服應對進退諸事皆雜服也荀子修身篇云凡用血氣志氣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案此皆指雜服而言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學禮自學雜服始由外以及內由淺以及深由小以及大習之既慣歸於自然故荀子云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

證曰孟德斯鳩之論三制也曰民主之國以德君主

之國以禮專制之國以刑其於中國之所謂禮者僅視之爲名位寵榮之物以限制其臣民而於古聖先王制作之精心經綸天下之故童然一無所知第見後世君主之弊政以爲中國之所謂禮者僅此而已而遂罔罔然從而誣之彼其於吾國羣經傳記之書未嘗寓諸目而誦諸口其瞽談而囈說之也亦固其所吾獨私痛覥然自負通中西之學若某氏者乃亦隨聲附和入室操戈謂君主之國極之由禮而止其民之所以無自由者亦即以此烏虖吾不知某氏之所謂禮者何事所謂自由者又何事姑就禮之所易

知者言之父子主恩故制爲慈孝之禮以限制之若廢禮自由則犯上賊恩而父子之德敗矣夫婦主別故制爲義順之禮以限制之若廢禮自由則禽居獸行而夫婦之德亂矣設以某氏處此其以禮爲限制乎抑不以禮爲限制而自由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制禮本乎天秩之自然人情之大順坊記所謂禮以坊德是也非德之外別有所謂禮也中國之所謂禮或者謂卽西國之所謂法不知中國之言禮實與法有別禮者道德自然之秩序法則强民以不得不遵所以維持乎有形之禮與無形之德而懸之爲令

典者也故班固云法以輔禮德譬則心也禮譬則五官四體也心藏於內必藉五官四體以達之故束其身卽以存其心修其禮卽以明其德非二事也老子以禮爲僞而有道德仁義禮刑遞降爲治之說此厭世之言樂生之義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樸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則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僞爲也通字老子之所謂僞與荀子正同蓋僞所以飾性而禮所以達德古之聖王所以宰制天下過化存神之功用胥在於此仲

弓論子桑伯子而有居簡行簡居敬行簡之分有子之論禮而有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弊故道德之自由無禮則失其自由之權限卽失其道德之本原所謂居簡行簡知和而和也孔子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孟子曰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此人禽之判也孟德斯鳩知德之美而不知禮德相成之事此蜀犬吠雪之喻其吠也不知雪也而聞犬之聲者乃亦狺狺然相率而吠焉是可痛也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箋曰周禮云師以道得民儒以藝得民古時教法德

育與智育並重故禮少儀云士依於德游於藝孔子
之教門人也亦言志道據德依仁而終之以游藝特
其目不詳耳周禮有興賢興能之典能卽藝也文王
世子云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
管子問篇云授事以能則人上功皆興之之法也後
世重德而輕藝智育之事闕焉不講故人皆不樂於
從事而藝學微矣

證曰開闢之初創制顯庸大抵皆先職業教育以爲
衛民養民之具故孔子繫易歷言古聖制器尚象以
前民用之事逮及成周集三王之大成道藝並教興

賢與能遂底文明之極軌春秋以後學校廢弛獨齊之桓公專講職業教育遂霸天下狎主齊盟吾觀管子一書視今泰西所教職業之事無一不具其言曰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機數者天時人事之所趨赴優勝劣敗之所係而强弱

存亡之交也今何時乎今何事乎環海强鄰東西相望其日謀所以蓋天下者蓋無一非職業競爭之國優者勝而劣者敗已明驗矣獨我國自秦漢以來學校之所教而習者惟日以詞章帖括之學進退天下之士以農商之術爲不足道以官禮之書爲後世所僞爲而考工記一篇甚有謂爲河間所補帖括之士相戒終身不一寓目者致使五帝三王以來所傳利用厚生之學至於今而盡失其傳而今之學者反囂囂然曰彼西人之所學者特形下之器耳悲夫吾不知夫吾之所謂道者又何道也庚子變法以來朝野

上下稍知藝學之足貴矣而興之無其術則樂之乏其人竊謂欲挽今日學校之弊宜先覷重職業一科日本學校規制先受普通教育而後受職業英法德三國則以分教爲主義國民欲就何等職業者卽令先受何等普通教育就學之初卽爲區而別之蓋亦所以救文科之弊也波多野貞之助曰競爭劇烈之世職業不求進步則無以爲生我用手工人用機械則人勝我用機械人用尤利之機械則人又勝此卽管子器蓋天下之說也

故職業教育必使全國之人皆有職業上之智識職業上之精神職業上之價值而後能生存

於競爭劇烈之世粤人有言曰二十世紀以後之天地鐵血競爭之時代將去而產業競爭之時代方來生計之上能占一地位與否非直一國强弱所由分卽興亡亦於此乎係焉管子所謂徧知天下而明其機數者此其時也然則職業教育顧可不汲汲哉日本嘉納治五郎云今日施教之方面當合東西爲一治而趨重於實業使人之爲學爲國家富强起見非爲科第起見則教育始可行也嗟呼苟使今之學者學藝之心如其謀科第之心則興之有其道而人有不樂爲之學者乎

宋育仁曰理化之學以實業爲歸以理想爲始故西哲言理論爲實業之母也考工記爲經籍中專言藝科製造之書附於經而別名爲記世儒皆不解以爲故書有缺河間得而補之試問淹中古記逸書百篇獨無此書河間何從而得此又何以通述五官獨缺工官而河間女子適有攷工之記則其爲孔子訂禮裁篇別出取於專門之書以備冬官之式無疑也其稱爲記而不名爲經者何也經之爲文取於織之有經緯凡幾升布定有若干縷其爲緯者則無窮也故其定名爲經者與傳記不

同郎提綱之謂也藝科製造日新而不窮無從而定以爲經也顧此制器以前民用爲世界所不可缺故於刪定除其不可爲法而箸其可以爲法者其於專門科學則示其提綱於經而舉其一隅於傳若樂律若投壺若射若舞若軍制步伐若六書九數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一而反三者平面開方之恉也古謂邊爲廉謂角爲隅以三隅反者謂等邊三角也郎方出於矩折矩成勾股之理也九數之學知其凡郎通其理既通其理則因數以求數因形以求積祇在演式熟之而已

故以聞一而知二爲通常之才聞一知十爲超悟之選周禮教科箸九數之名而無公式可見世或異焉此不足異也猶保氏六書以教而孔子修訂並無字書以垂後也豈得據此謂孔子設科不教人識字乎正惟其爲普通之程童而皆習君子不器無取以此爲專門名家也我 朝中葉儒者稍尙古學六書九數往往專門名家以論其學未始不可稱以論其器則非通才也顧得學界之一體必有可觀者焉及其精之曲能有誠亦其次也曲之爲字古義難明曰物曲有力曰審曲面勢曲之

爲言猶算家之言綫也幾何言數始於點其實點之等方微圓皆體也其扁者皆面也綫爲體積之長方割圓之一面然不得徑名爲面體也故經籍以曲爲稱凡工之事始於秝凡秝之術始於曲也故曰物曲有力人官有能又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也其執工業者爲曲藝乃以記業之起點爲稱非賤稱也猶之形學至微積皆可不以數學也凡藝學皆從九數推而演之理想與算數相符則據以爲準則而運之於製造故孟子亟稱藝學而括其詞曰以規矩爲方圓平直蓋法孔子

之著遮明白非專門僅言其畧也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

箋曰藏謂藴諸心不忘也脩謂治其業不懈也

息焉

箋曰鄭注云息謂作勞休止之爲息論衡經增篇云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此蓋身心交養之道無論材優材劣未有不如此者王充云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董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原蠶之家其桑不茂不易之地其苗不豐惟學亦然過思傷心過勞傷

力故一脩一息教者貴有一定之時也

證曰此卽教育家脩息相間之說人之用心全恃腦力腦力爲全體之機關筋肉疲則腦力衰腦力衰則心思倦昔人有言習算最耗腦力十歲至十一歲小兒算至四十分鐘卽不能勝十一歲至十二歲亦不能出四十分鐘以外心理家考求人之用心至三十分鐘卽疲腦力之關於心力如此故教授時間小憩之時萬不可少西洋各國通例尋常小學校三十分鐘一小憩高等小學校及中學校四十分鐘或五十分鐘一小憩若小學校連教數時第一時間小憩十

分第二時間十五分第三時間二十分遞次加五分最爲合宜日本則統以一時間小憩十分或十五分美國小學校八年第一第二兩年每十五分鐘一小憩第三第四兩年每二十分鐘一小憩以後每進兩年遞增五分至第八年則合三十分鐘一小憩之例德國小學校每五十分鐘內約小憩二三次每次約五分鐘不令學生外出即於教室內運動遊戲至教授之時一日至多以五點鐘爲率各國學生就業德國自九點鐘至一點鐘止日本大率八點鐘就業天炎則早一時寒則遲一時要而言之脩息相間各有

定時蓋使學生嚮學不倦牖其聰明而無妨其身體是爲教育之宗旨

遊焉

箋曰廣雅云遊戲也郭璞注莊子云遊不係也卽無束縛之謂

證曰泰西諸國教育最重遊戲一事英國教員以善與生徒遊戲者爲上遊戲不善者甚至褫職遊戲與體操異其目的專以活動其身與心之勢力期於精神愉快爲義其類有四一運用耳目（多用玩具）二熟練手足（如競走競跳飛躍秋千之類）三活動心意（如計算猜迷模形之類）四合羣

共戲振其競勝之精神以聯社會之團體如綱引擬戰之類蓋所以引伸其天賦之勢力而使之強誘拔其人事之知能而使之進其造詣甚細而收教甚宏最爲發蒙之要事日本幼稚園專以遊戲爲主小學校則體操遊戲並行德美瑞典亦皆二者並重惟英國則以遊戲爲必需科體操爲隨意科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

箋曰安之言止也樂也齊語云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此安之義也學者師之所授也安其學未有不親其師者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於吾言無所

不悅孟子曰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親之義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

樂其友而信其道

箋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學問之道成於師者半成於友者亦半故周禮大司徒聯師儒與聯朋友並重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蓋師之分尊而友之情切友之言親也廣雅愛也漢書注有也相保有也釋名樂其友未有不信其道者荀子勸學篇云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人卽友也

證曰教育之事不徒在有方法而在有精神不徒在有課程而在有興味有精神而後能感化有興味而後能進修教者之精神與學者之精神不屬則不安學者必不能親師雖日示之方法無當也教者之興味與學者之興味不投則不樂友者必不能信道雖日督其課程無益也故精神者無形之教育興味者無上之學問也東人有言曰師生袷洽如一家然父子兄弟親愛之情固結莫解而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感化於不覺此之謂精神相貫注非言語所能喻也人之興味出於嗜好其嗜好愈深者其興味愈

濃若性命然孔子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也非躬行有得者不能知也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箋曰輔卽友也不反謂不變也孔子曰知旣知之行旣由之言旣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哀公問五義篇此不反之說也

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箋曰鄭注云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荀子勸學篇加好學遜敏卽本此脩美也善也敬孫時敏其美自至鄭謂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語不辭矣學

始於受領終於應用始於爲士終於爲聖人故曰厥脩乃來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

箋曰鄭注云呻吟也簡謂之畢王引之云佔讀爲笘說文曰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又曰籥書僮竹笘也廣雅曰笘籥也春秋齊陳書字子占佔占並與笘同佔亦簡之類故以佔畢連文鄭謂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殆失之迂矣

證曰日本秋山哲藏云書也者所以益人神智也然不能立志向定目的讀書雖博亦不能應百變而成

偉功蓋讀書者必求吾心與書中之意氣精神相投相合然後能掇其精液而活用之不然僅執作者之成說思想所及不出區區記載之中亦徒見其勞力疲神畢生齷齪一事無成而已所謂學界中之奴隸也淮南子曰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謬稱訓又曰內不關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原道訓故學者非貴其有讀書之分量而貴其有獨運之神明非貴其有象之勸動而貴其無形之感召東西兩洋教育諸家皆言教人

之法先受領次理會終應用不專重記誦之學如食物然入於胃臟必思有以消化之不然不但無益而害且隨之矣荀子曰學雜志順詩書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勸學篇郎謂此也

多其訛言

箋曰鄭讀多其訛爲句言及于數爲句非也王引之從禮記纂言讀多其訛言爲句云釋文訛字又作誶爾雅云誶告也誶本又作訊陳風墓門篇歌以訊之毛傳訊告也訊本又作誶是訊與誶通而同訓爲告也多其訛言猶云多其告語謂不待學者之自悟而

强語之鄭注謂多其問難非也荀子勸學篇云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楊倞注云傲喧噪也言與戲無異或曰讀爲嗷口嗷嗷然也嗷與敖通囋卽讚字也謂以言强讃助之古字口與言多通案荀子所謂傲與囋者卽此記之多其訊言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教之之術也

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箋曰鄭注讀進而不顧其安爲句非也禮記纂言以及于數進斷句謂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也王引之云隱元年公羊傳曰及猶汲汲也爾雅曰數疾也

鄭注曾子問曰數讀爲速及于數進謂汲汲於求速進也案安樂也不顧其安謂祗求數進不顧學者之樂爲與否而強進之也下文苦其難而不知其益是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曾子曰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

證曰波多野貞之助云教育方法須合生徒心意心意發達有自然之秩序故教者傳授智識之時先貴受領次貴理會終貴應用受領者如觀物見形而心猶未省也必理會之理會既得乃能應用受領之法有二一先豫備次提示豫備即引說其已知者提示即

出已知而發明其未知者理會之法有二就其已知未知者比較類似令其反隅總括綱領令其知要務使教者之智識直輸入於學者之腦中學者之精神全注嚮於教者之意中如此則兩相呼應意洽心安未有不樂於從事者反是則未能受領而責其理會未能理會而責其應用是未能步而使之趨未能食而強之咽孟子所謂助長者也說苑建本篇云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蓋古之教法未有不按生徒心意之發達以爲階級者近日東西各國教育諸家所爲以研究心理學爲先務也

使人不由其誠

箋曰使令也誠實也使人不由其誠謂但令學者習其課程敷衍應酬不求心得荀子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勸學篇蓋令人僅在口耳之間毫無實際卽所謂不由其誠也韓詩外傳云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故中庸曰誠者所以成物

教人不盡其材

箋曰材才也人之質性各有所近故教育之法因材而篤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卽盡其材之義也一校之中分

科而教而一科之學教各不同蓋性質有高下造詣有淺深若執一已之成心施一般之方法未有能盡其材者故曰教亦多術

日本高橋作衛曰英國教育方針以養材幹爲主故不強以學術任其自由中國康熙以來多出碩儒博覽強記孜孜矻矻殫全力於圖書之間以終一世而有爲之氣日漸銷亡蓋中國之所憂不在乏學者而在乏材幹之士也若欲變此學風宜近採英國方針以養成材幹之士爲第一義也

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

箋曰悖違也佛讀爲拂戾也求猶責也謂施其教者旣違其方而求諸人者又拂其性上文所言是也鄭注則以施屬教者求屬學者

夫然後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

箋曰王念孫云隱病也隱其學病其學也師益我者也施之悖求之佛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弟子皆病其學之難疾其師而不知益也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說苑雜言篇

證曰古人之爲教也因材而異施因年而遞進由下以達上由淺以入深勿太易以生其惰心勿太難以

阻其進步教者神明於法之外學者鼓舞於教之中泰西教育家所謂按生徒腦力之發達以爲階級者也董仲舒曰善爲師者旣美其道有愼其行有又也齊時蚤晚楊倞注云齊酌齊也與劑同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楊倞注云耽同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春秋繁露玉杯篇聖化者精神教育是也自秦以來承周之敝學校廢弛又遭焚坑之禍教科條目之書同歸散亡漢興網羅遺文微言大義時時見於他說然學校之制一變教育之旨遂歧由茲以往學者皆出於利祿之途教育之法每下愈況是

童入學之始未嘗識字即授之以經未嘗知訓即强

之爲文脩齊治平爲大學之道參贊化育爲中庸之

德名師碩儒終身研之而不能盡者也而乳臭之子

麥菽始辨莫不諷誦在口據案咿唔教者以爲不易

之經學者以爲求名之具本末先後逆行倒施甚者

扑教横行傷其腦氣髮舍變爲理室拘禁儼若囚徒

導之既不以道撫之又不以術學者有終身之苦而

無一毫之益孔子所謂賊夫人之子者也夫焉有不

隱焉有不疾者哉記者蓋深痛之也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

箋曰此與上文雖離師傅而不反也義正反對鄭注云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蓋學如不學雖終猶不終也

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箋曰鄭注云刑猶成也謂教之所以不成皆由於此即上所云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

箋曰鄭注云未發情欲未生謂年十五時案王充論衡率性篇云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

練絲使之爲青赤也案尚書鄭君注伏王充以初生爲十五蓋傳經家說故鄭亦以此爲十五時也案禁於未發謂隨時察而禁之易之養正禮之夙絕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皆豫之謂也大凡教之之道禁之於已發其事逆禁之於未發其事順故大學之道以誠意爲修身之要也

證曰雅典儒者栢拉多嘗言養正之功首在幼稚養幼稚之時實作狂作聖之始基時其喜惡之天性消息而調劑之以絕其罔念而生其善心是爲教師之責任束縛而馳驟之與姑息而放任之均非教育之善者其後羅馬希沙羅昆提倫諸家尤注意於幼稚

教育頗與賈誼保傅諸篇大旨相同說苑建本篇云子年七歲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亦此旨也近世言教育者推演其說益爲精密皆禁於未發之義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所貴乎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師之善教者亦然審其病之所從生而閑之於不及知化之於不自覺若待其既發而始補救之則藥之力恐有不能逮者故曰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當其可之謂時

箋曰時者上文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是也當者

無過不及之謂也鄭注云可謂年二十成人時失之

隘矣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

箋曰陵節卽上文所謂躐等也進不以次而學必求

高故謂之陵陵越也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此自

然之序故曰孫也鄭注謂不教幼者鈍者以大是也

至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則非其義

證曰彼多野貞之助云教者按生徒之程度適於心

意之發達爲主從前教法多不注重於心意以爲學

問爲人所必需不論淺深皆可教之以俟將來領會

此不但於知識無關且於身體有害譬諸美物强不能食者食之期其久而自化未有不受胃病者也此不獨東亞歐洲亦然近世心理學漸明始講求教授法務合兒童之程度由簡而複由易而難今所謂新教育法者皆達此旨者也案明儒王陽明先生守仁論學亦有食傷之喻日本佐佐木吉三郎謂兒童腦力未發達與之言高深之道德謂之望遠鏡亦妙喻也

相觀而善之謂摩

箋曰相觀者一學之中互相觀法也鄭注云摩相切磋也曾子曰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

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此即相觀而善之義也荀子勸學篇之所謂漸會詩干旄傳之所謂染說苑雜言篇之所謂湛大戴禮曾子疾病篇之所謂化皆摩之義也賈誼曰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漢書）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疾病篇）故君子以朋友講習

證曰家庭之教育正其德行所以發達固有之特性學校之教育擴其知識所以豫備涉世之前途故合

羣體明公德與實業完人格非學校不可學校之所以與家庭不同者在彼此有制裁之力薰陶漸染之功羣學者於一校之中人智我愚則知自愧人勤我怠則知自奮人賢我不肖則知自新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奇可以共賞有疑可以共析凡此皆不能望之家庭者荀子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勸學篇）善假於物者謂假於朋友善言懿行以成其學也故曰友者所以相有也（大畧篇）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原作置）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故學校之所重者又在校風校風之善否則在教員管理之責不可不慎

也羅馬當時教育專注意於家庭昆提倫謂不謂然以爲羣治之複雜人事之繁賾區區家庭之內必不足備天下之事物而擴其見聞且徒在家庭則將薄其自治之力與制裁之性故學校教育之制必宜擴而張之而私立之學校尤不如公立之爲善蓋所以矯羅馬一時之失也其實家庭學校二者教育皆不可闕關係於學者至重也

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箋曰教興故學興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箋曰扞格拒也史記李斯列傳而嚴家無格虜者索隱云格強扞也荀子議兵篇格者不舍楊倞注云格謂相拒捍者捍與扞同謂扞拒不相讓也故曰不勝鄭注云教不能勝其情欲是也曾子曰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立事篇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箋曰時過謂過其學年說苑建本篇引師曠之言謂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蓋學無窮而時有限以有限之時為無窮之學及時學之猶恐不逮況過時乎夫學之

所以成者血氣精神爲之也血氣精神隨時爲盛衰學即隨血氣精神爲消長故教者定以爲學之年齡課以値年之學業心意之發達視身體之發達以爲之主否則血氣精神不屬而望學之有成者未之聞也曾子曰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曾子立事篇言過時也

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

箋曰雜施即上文所謂躐等也壞無成也亂無次也脩治也教無因材之施學無專門之課或一端未喩復叩以他端或一業未終更進以他業先後不以其

序高下不中其程皆所謂雜施而不孫也曾子立事篇曰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故荀子曰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荀子修身篇證曰某氏云天地之生人予之以知能即予之以感覺知能者根於心理無所不具然必由感覺而入而又有自然之次序不可躐等以相求故教者濬其知擴其能必視其發達之力導以感覺之方由淺及深由近及遠由單及複由易及難久之可以收普通之效其進而益上則才能技藝更以應國家之用而不窮凡泰西種種科學之發明未有不源於此者今之

爲教者於其知能之初發也漠不加察及其就學則舉宏深虛奧之理迫之强記而寘搜其所教者皆其心之所無故畏難而廢者竭數年之力或至一無所得其不廢者則遑異說談空理遁於荒謬無用之途問以菽麥而不知詰以尋尺而不辨盡其弊由於不言感覺而知能發達之次序又倒行而逆施之此心理之所以日晦也泰西自倍根笛卡兒等本哲學之心得發明教授自然之序厥後法人毛塔耶尼奧人廓美紐斯專主自然之說定爲教育學之南針德人黑爾巴爾德嗣出補從來心理學家之所未備而教

育科學遂益臻精密矣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箋曰道德無助謂之孤見聞不宏謂之陋鄭注云不相觀也淮南子修務訓云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櫩陋室之下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故曰親賢學問所以長德論交合友所以相致說苑建本篇故子夏有離羣索居已久之過孔子有士無教交失德之箴說苑建本篇云孔子曰士無教交則失德

燕朋逆其師

箋曰鄭注云燕猶褻也燕朋者猶之言褻友也論語所謂偏僻善柔便佞之損友及羣居不義之徒是也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鷽斯亦賊夫糧食而已周禮師氏教三行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燕朋則非賢友矣逆師則非順行矣荀子大略篇云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大戴禮保傅篇云左右之習反其師左右卽燕朋之謂反卽逆也鄭注謂褻其朋友非

證曰古者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以教其所治

之民鄉三物爲普通之教育十二職事爲專門之教育其有不帥教者糾之以鄉八刑防之以五禮六樂又有師氏保氏詔媺諫惡以教國子司諫司救誅衺禁過以教萬民戒之以三讓三罰之條警之以移郊移遂之典當時德與智並育而賞與法兼施故比閭族黨之間姦民不得容倖民無所逞後世教法日替廢學者多然黌舍之中讀書之士尙知以德育爲本明倫爲重無敢公然冒天下之不韙而犯其君師者國家變法以來學校之徒並不知教者何心學者何事而一服西服一誦西言其心遂敢於無父無君其

言更敢於非師非聖彼其於西人所謂智育者旣一無所成乃並中國數千年德育之事至是亦蕩然掃地而盡此蕭牆之憂不可不早爲變計也夫學校者所以作育人才以應國家之用者也使國家增一人才隨卽增一國賊則亦何貴有此學校也德人尼船曰天下無可滅之國其滅亡者皆道德之敗壞美人西列曰聰明才智盡人而有設無道德爲之箝束恐聰明才智皆誤國害人之具也是卽荀子所謂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大畧篇說苑言惡少記言燕朋其卽此類也夫

燕譬廢其學

箋曰譬讀爲辟新書作燕辟廢其學是也左氏哀七年傳辟君之執事杜注云辟陋也燕朋謂羣居燕辟謂獨處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曾子曰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曾子立事篇皆所謂燕辟廢其學也鄭注謂褻師之譬喻非是大戴禮保傅篇作宴瞻其學瞻爲譬之誤字荀子榮辱篇云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案此言人居僻陋之地無師無法以教之學故力爲此而寡爲彼也

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箋曰前四者教育不得道後二者管理不得法此其所以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

箋曰以下皆言爲師之道就其得失而反復明之古之師範書也

證曰近日東西各國於訓練教員一事最爲先務蓋教員者國民之模範國民之性質皆自我而轉移之者也波多野貞之助云教員既以轉移國民性質爲

理想則教員之責任必不止於一講室之教授而已當於國民教育方法上視爲終身之事若農夫之治田土宜教之興鋤利之時器勸之以及糞種之法殄草之方無一不備而後能田無廢土歲有成功教育之責任亦如是而已記曰知教之所由興必思所以行之知教之所由廢必思所以禁之日本所謂教員之心得也心得卽章程

學記箋證卷三終

男勇敷校刊

學記箋證卷四

新城王樹枏

故君子之教喻也

箋曰喻曉也明也故君子之教絕句喻也絕句言君子之教所以使人喻之也教者必使人喻之而後已不似後世之爲師者按書口授敷衍塞責教者與學者不相關切也下文皆言喻之之法

道而弗牽强而弗抑

箋曰牽牽制也抑抑勒也道之以道而弗牽制之使之自行强之以力而弗抑勒之使之自勉

證曰教育家有催促生徒之法而亟應避者有二一在性急教者不能善誘以濬其靈心反頻頻催促之必至塞其思想之路一在強廹教者不知以情相感專以嚴督之法行之則緻密之思轉成恐怖之勢而思想力不復能進矣故道之必不可牽牽則受其制而失自由之性強之必不可抑抑則畏其難而灰進取之心受制則不和畏難則不易此教育家所亟宜避者也

開而弗達

箋曰開者啟其端也達者引其緒也開而弗達者舉

一使反三隅告往使知來者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

證曰教育家言啟迪生徒思想之法最忌者如一事有熟語能答者或舉半語以問之則生徒不經思想亦能答出或提出應答之全部先爲說明則生徒亦無所用其思想均非善於問者也善於問者或言本而使之推末或言果而使之求因或言此以見彼或言古以知今樊遲問仁則與之言仁問知則與之言知至於知中之仁則待其自悟孟孫問孝則與之言孝至於孝中之禮則使之自思他若子貢之問境知

詩子夏之因詩知禮皆是教也論語一書孔子教人之法無一不備後世教育家無能出其範圍者既曰無隱又曰無言皆循循善誘之道也

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

箋曰弗牽則不受制故和弗抑則不畏難故易弗達則不能不求其達故思

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箋曰和易以思則樂於受教故曰善喻

證曰山路一遊云教授時當使學者覺其樂而不知其苦則精神活潑志氣奮勉而獲益自易乃爲上等

教育即善喻之謂也雅典大賢索克拉的教人之法嘗施以二術一舉一端以爲問使人不能答而自愧其愚一因人含此意而不能自伸則爲之徐引而出之迎機而導之使人豁然而自喜其智亦善喻之流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

箋曰失於多則學業不精失於寡則見聞必陋春秋繁露玉林篇云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大並音泰）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

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箋曰易者易視夫學而不受範圍止者難視夫學而甘居退縮子路之兼人失則易也冉有之自畫失則止也

此四者心之莫同也

箋曰心謂學者之心心有利鈍勇怯之分故其失亦因人而見

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箋曰教者必真知學者之心然後能因其失而補救之補救之法惟有使同歸於善而已荀子曰以善先

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修身篇

證曰一校之中一門之內羣然雜處者或數十人或數百人其才質不齊其性情不一其品類不等其習尙不同爲之師者教之多則愚魯者限於才力教之少則聰穎者阻其進修教之卑邇則勇於學者有不屑就之心教之高遠則憚於學者有不可及之歎故近今教育諸家講求教授之法研究心理之學或先時記其個性或臨時察其用心按級而施分班而教因材而篤教者神明於法之外學者範圍於法之中務使不及者可以仰而企過者可以俯而就其所以

長其善而救其失者古今教法無二致也荀子曰血氣剛强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怠慢僄弃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要得師修身篇莫要得師者蓋惟賢師爲能知之以施化裁之術也故教育之學不可不急講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

箋曰此以善歌喩善教也論語曰子與人歌而善必

使反之而後和之卽繼其聲也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箋曰白虎通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效之卽繼之也故曾子立事篇云使弟猶使承嗣也董仲舒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志卽教者之志尊之而高明行之而廣大所謂繼其志也

其言也

箋曰其言謂教者之言

約而達

箋曰約少也不多言也教者約言之而學者能旁通之所謂達也賜之告往知來回之聞一知十是也

微而臧

箋曰微少也臧古文藏廣雅云藏深也教者微言之而學者能深究之所謂臧也子夏云富哉言乎是也

罕譬而喻

箋曰說文云譬諭也墨子小取篇云辟也者舉物而以明之也（原本舉下衍也字辟與譬同）凡正言直言文言所不能明者則爲之旁引曲證或以淺俗之言示之卽罕譬也罕譬而能喻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也

可謂繼志矣

箋曰繼續也教者發其端學者竟其緒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故曰繼也約也微也罕譬也所謂發其端也達也臧也喻也所謂竟其緒也如此始可謂之繼志此教爲師之法也

證曰教師者所以傳授智識者也然教師之傳授非能取智識以昇學者不過助學者以求智識而已故學者之學道也惟自發其智識爲足恃譬諸病然藥所以助人理血氣者也斷未有枯草腐木而能生人之血氣者血氣賴人自生智識賴人自發其理一也

且傳授有限而智識無窮若僅恃傳授之智識爲智識則是盲者之行道人謂之東則東人謂之西則西究不知道爲何向也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即此志也日本嘉納校長言教育之要義有二一受領教師之訓以啟導己之智識一發揮己之智識但受領不必太多而發揮宜求盡致蓋受領時原爲應用計己能發揮則不須受領若全不受領則發揮必誤故受領貴於簡要發揮則由已擴充而光大之也譬之作文讀古人文法若但求受領而絕少發揮則作文之時必不能出古人範圍之內且必有一二

部分不及古人者蓋以有腦力宜運用使達於極點乃能生新理想否則不脫陳腐而已此可悟發揮之宜多於受領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

箋曰學之得其法則易不得其法則難易則成才多故美難則成才少故惡教者不可不知也

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

箋曰學之事無所不賅教之法無所不備多方以教喻之謂之博喻

證曰學校之中得一學士易得一教師難得一專門

之教師尙易得一普通之教師更難蓋國民普通知識其責任全在教師一事不知卽爲缺憾故其爲學不徒在精而且在博也彼多野貞之助云教員爲國民之標準凡現世所有之學問大而政治法律細而動植生理悉宜考究非僅知一科或數科之相關係者卽爲稱職蓋講授之時旁徵博引解說繁多必博見博聞而後足供運用以教成完備之國民故教人者不可有自足之心其能發揮巳之所學以授人者僅得十之七八精深之學必以淺理達之愈精深者愈宜淺近愈求淺近非愈求精深者不能蓋教人者

以深言出之猶易以淺言出之甚難初爲教員多有言深之弊而生徒能領悟者鮮迨學力既充經驗既久而後能融化貫澈以平易出之嘗觀泰西諸等學校其課目按教科書教者少大抵由教師隨時指授多取目前之切實學問推求至理盡拘守成書囿於聞見學者泛覽羣籍不復求精教者僅持藍本已堪塞責無怪人師多而人才少也

能爲師然後能爲長

箋曰長長民者也詩皇矣克長克君鄭箋云教誨不倦曰長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二曰

長三曰師四曰儒長在師之上而以貴得民故鄭注云達官之長也地官云使民興賢出使長之鄭注云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荀子大畧篇云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蓋能爲師者始能爲長也

能爲長然後能爲君

箋曰儀禮喪服傳云君至尊也鄭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長之所教卽君之所教也文王世子云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證曰古之爲君者皆兼師道故書曰作之君作之師禮三本曰君師者治之本也後世學校廢而君師分孔子以布衣開師統以大學垂教開太平其學皆爲君之學其教即皆爲君之教蓋爲師之道必極於能爲君而後教之責盡而後學之事完合一國之師皆以君之事爲教合一國之民皆以君之事爲學如是則爲君者皆出於師爲學者皆通於政大學治平之效可立致也平田芳太郎云知行政之機關即知學校設立之原因維持之方法蓋教育與行政二者本相貫注也

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

箋曰禮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按太子適子皆有爲君之責國之俊選由司馬論辨官材蓋亦有君民之責者也師善則君善故愼擇之荀子大略篇云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箋曰鄭注云四代虞夏殷周白虎通辟雍篇引論語

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潛夫論讚學篇引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新序引子夏曰黃帝學于太瑱或作太真顓頊學于祿圖或作錄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或作君疇或作君壽舜學于務成跗或作務成昭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成或作威文王學于時子思或作鋑時子思武王學于虢叔案白虎通辟雍篇韓詩外傳所言又各不同蓋當時書鈌有間言人人殊要之五帝三王各有師承則信而可據者也賈子保傳諸篇詳言師教之道謂天下之命懸

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殷周之所以長秦之所以失周不由此故曰擇師不可不慎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

箋曰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有父子之道君臣之道所謂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也大人作而弟子循淮南汜論訓師道立則善人多故師不可以不嚴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箋曰師以傳道者也道者為君之道也學其道則君安不學其道則君危國勢之興衰生民之治亂罔不由此故尊師卽所以尊道尊道卽所以尊君也當今

之世爲之君者苟能以師道示天下若四代三王敬學尊師之制則天下之民皆將傾耳屬目而從事於學矣上好劒則士皆縵胡上好紫則人皆女服故今不患民不敬學特患君不尊道耳君能尊道民未有不知之而敬之者大學所謂其機如此也

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

箋曰孔疏引鈎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天子諸侯同之此唯云尸與師者此經本意據尊師爲重與尸相似

故特言之也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授受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古時以墓祭爲非以尸祭爲重以天祖之尊而爲尸像之近於褻矣宜後世之不從也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箋曰鄭注云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

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案鄭所見武王踐阼篇與今大戴禮同孔所據本異也　孔疏云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故也案師亦不子之臣其不使北面者重其道也師之道卽君之道尊師正教天下以尊君之義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箋曰此卽孟子之所謂奕秋誨二人奕也師貴善教弟子尤貴善學孔子曰進吾進止吾止非師力之所能及也鄭注云庸功也善學者師雖逸而歸功於其

師之善教不善學者師雖勞而反怨其師之不善教然天下中材多而上智下愚少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故學校者爲天下中材而設務使天下之中材同納之於軌物之中而求一無過不及之法斯則仍不在學者而在教者之善與不善也

善問者

箋曰善問者指師之問弟而言孔疏謂弟之問師非也

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既其久也相說以解不

善問者反此

箋曰易者木之疏理易析者也節目木節之堅緻者說讀如脫謂節目隨理而脫也解判也鄭注云言先易後難以漸入不善問則先難後易難者未解而易者亦失之矣故教之貴有條理也

證曰古今教育有設問之一法最足以啟發學者之智識日本教育家之言教者謂一問一答即可因此以覘學者程度之淺深高下以爲施教之方蓋善問即善教也生徒之能理會與否在於發問發問之能了解與否在於教師之善誘善誘之法不外實例與

規則兩端實例卽事實規則卽定義也或先舉實例後講定義或先講定義後舉實例由簡以及繁由小以及大由偏以及全由粗以及精相時而施總以生徒易於理會爲要其有誤會者必令荅畢以觀其結果至理不可通之處問者始乘機導之則學者自悟其非而知眞理之所在然猶恐其腦力不活理會不能確實也則又有時故爲疑問或異議以擊動之使之有所驚覺以析其疑而堅其信其中有三式焉一敘述式敘述之要取生徒之腦筋所固有耳目所常接者當前問答以生其感覺之思一構成式構造之

理以層級而成教授之法亦以層級而進全體所集析為分子明其甲分再進以乙分節節相承不使蒙混一發展式凡物之發展必有原因或由原因以推其結果或由結果以溯其原因以歸納演繹二法隨人隨事教之久之自有豁然貫通之候孔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此也論語孟子諸書多載問答之詞循循善誘之法具見於是孔子之告子貢也先詰以多學而識而後進之以一貫之道孟子之告齊宣王也先詰以不忍人之事而後進之以王道之極功皆所謂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也

善待問者

箋曰問謂弟之問師待問卽答問也

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箋曰鐘以喻教者撞以喻學者鐘待撞而鳴師待問而荅隨叩隨應各如其大小之分然猶不敢厭倦以阻其好問之心也故又必待其從容然後已也從容喻問者心安理得無復疑義盡其聲猶歇其聲謂不再答也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此也

證曰教員爲國民之標準凡學者所應有之事皆教

者所必有之事非博不足供取求非勤不能資啟廸淮南子繆稱訓有云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與此記撞鐘之說同爲妙諭蓋如此始爲不負教員之責也教員之心性與學者相關最爲切密其至要者曰愛情曰印象師之於弟如父之於子愛之深故望之切望之切故告之殷是爲愛情教者之心適合學者之心荅者之言適如問者之所欲言是爲印象然當問荅之時尤必持以不倦之心耐煩之性否則問者畏而不敢復廸而不及思勢必至窒其靈心阻其進步記言待其從

容然後盡其聲正謂此也

此皆進學之道也

箋曰善問善答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箋曰博古不能通今温故不能知新者謂之記問之學淮南子本經訓云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麤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近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

記問之學不能應用也故論者謂得經師易得人師難人師者化民成俗之師也

證曰師者教之爲長爲君所以致用也學不能致用與不學同教不能使之致用與不教同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此卽所謂記問之學不能致用也故古聖教人先之以博學審問繼之以愼思明辨而終之以篤行日本教人先之以知繼之以感而終之以意意者東人之所謂行也博不足異行爲難知不足異意爲難徒博而不良於行徒知而不適於意是無用之學也

學爲無用之學師卽爲無用之師今天下世變極矣宇宙之事愈出愈奇卽應用之學愈新愈異此斷非無用之師所能勝任也淮南子曰存亡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故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法古聖王言中之意引伸觸類以求合乎今世之所宜如此則不廢記問而亦不專恃乎記問讀一書卽得一書之用教一人卽得一人之用而師道立

矣泰東之爲師者好言學問泰西之爲師者好言才幹才幹者多聞多見諳練世情因時制宜不拘一格之謂也學問與才幹劃然分爲兩事故無才幹者雖學問足稱論者謂之不全之教育蓋必才與學兼而後教員之資格備也

某氏云人之生也有大腦有小腦卽魂魄也西人爲全體學者魂譯言大腦魄譯言小腦大腦主悟性者也小腦主記性者也佛氏言八識以眼耳鼻舌身爲前五識意爲第六識意根爲第七識第六識卽小腦也第七識卽大腦也小腦一成而難變大腦屢濬而愈深故教童子者導之以悟性甚易強之以記性甚難何以故悟

性主往以銳入爲主其事順其道通通故靈記性主回如返照然其事逆其道塞塞故鈍是故生而二性備者上也若不得兼則與其強記不如其善悟蓋人之所異於物者爲其有大腦也故能悟爲人道之極凡有記也亦求悟也爲其無所記則無以爲悟也悟羸而記絀者其所記恒足以佐其所悟之用記羸而悟絀者蓄積雖多皆爲棄材惟其順也通也靈也故專以悟性導人者其記性亦必隨之而增惟其逆也塞也鈍也故專以記性強人者其悟性亦必隨之而減西國之教人偏於悟性者也故觀

烹水而悟汽機覩引芥而悟重力侯失勒約翰談天一書即其所著疇人之良也而自道得力乃在樹葉石子之喻中國之教人偏於記性者也故古地理古宫室訓詁名物纖悉考据字字不遺而其教人則惟事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後已所得非不牢固也雖然人之姿稟英異而不善記誦者蓋有之矣吾以爲如其善記也則上口十次若二十次未有不能成誦者也若過此以往而不能則督之至百回亦無益也試變其法或示之以卷中之事物或告之以篇中之義理待其懸解助其默識則未有不

能記者也人生五六年腦顖初合思從囟從心囟象腦初合形腦筋初動宜因而導之無從而窒之就眼前事物隨手指點日教數事數年之間於尋常天地人物之理可以盡識其崖矣其勢旣順而又童子之所樂爲今舍此不務而必取其所不能解者逼之以强記此正學記所謂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由前之說謂之導腦由後之說謂之窒腦導腦者腦日强窒腦者腦日傷此西人之創新法製新器者所以車載斗量而中國殆幾絕也

必也其聽語乎

箋曰聽待也儀禮特牲饋食禮進聽嘏鄭注云聽猶待也聽語者謂待其問而語之其不問者不强爲之語以炫已記問之學也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

箋曰教者雖待問而語然亦有力不能問者或蔽於物而不能明或絀於詞而不能達教者度其可語然後語之亦不拘於一格也

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箋曰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證曰近日講求教育者謂教員宜有忍耐之性一事

言之未能領會俟之他事今日言之未能領會俟之異日萬不可稍涉躁急致失教育從容之旨鄭注云舍之須後卽此義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

箋曰鄭注云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爲裘言善冶之家其子習見其父柔金補器故學爲裘以教之也

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箋曰鄭注云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爲楊柳之箕言善爲弓之

家其子習見其父撓屈角幹故學爲箕以教之也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箋曰鄭注云以言仍見則貫即事易也桀馬謂馬子
始駕謂學駕也反之者繫馬子於車後日隨車行見
之貫習而後駕之也
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箋曰三者如此爲學亦然孔子曰少成若性習貫之
爲常大戴禮保傳篇漢書新書作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故有志也
證曰向讀管子小匡諸篇言教士農工商四民之法
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爲之定民居成

民事羣萃州處旦暮從事以教其子弟故能收不肅而成不勞而能之效其法蓋取其少而習不見異而遷古時教民之道未有不因其服習積貫以進之於學者故曰習與智長則切而不攘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孟子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荀子曰干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者教使之然也勸學篇孟子專言性而擴充之力則非習不能荀子專言習而迂錯之方則離性不可故今言教育者有訓練特性之一法特性者家庭之浸潤社會之轉移境遇之感觸皆是也教者視其家所

世守性所最近者順其志而導之勉其學而進之未有不師逸而功倍者其敎廸兒童之法尤於習見習聞習知習行之事設爲多術以爲德育知育體育之基禮之所謂素成者胥是道也學者所以貴訓練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箋曰鄭注云醜猶比也天下之物無盡教者不能盡天下之物而教之學者亦不能盡天下之物而學之雖然物各有類比而醜之則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自有豁然貫通之候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也此學者之究竟也荀子曰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

之性而無所疑止之（疑與疑同）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已當為亦）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解蔽篇）求其統類即比物醜類之事也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古聖先師教人之法舉不外此故中庸始於致曲終於有誠大學始於格物終於絜矩皆此道也記故引古之學者以終上文之意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

箋曰五聲無鼓然鼓以節五聲故弗得則不和也五色無水然水以調五色故弗得則不章也章著也

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箋曰荀子正名篇緣天官楊倞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趙岐注孟子云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五府孔疏謂五官爲金木水火土之官非也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者治五官之謂也格致誠正治之事也齊治均平治之效也故不學則不治不治則不修於是官爲具官身爲具身而人遂爲具人而家國天下亦遂爲無人之

家無人之國無人之天下故孔子曰人不可以不學說苑建本篇

證曰大學一書爲三代聖王相傳之舊學後世不知格物致知之要義離感而言寂離物而言心專務空談不求實際歐洲十五世紀以前諸儒爲論理之學者大半與中國相類自倍根英人生於明嘉靖四十年笛卡兒法人生於明萬歷二十四年康德德人生於雍正二年諸徒相踵繼起始講有形之物實科之學倍根之言格致也就五官之所感而驗之於物笛卡兒之言格致也就五官之所感而研之於心康德則集二說之大成以爲吾人智慧能

總合天地間事物之諸感覺而定其秩序者其作用有三一曰視聽之作用取宇宙古今之事物以爲學術所取資二曰考察之作用觀庶物之現象而求得其常循不易之公例三曰推理之作用推理者以我智慧之能力舉一切事物而統屬之自一理進入他理自一例進入他例層累而升以求達乎其極此卽朱子卽物窮理之說而義之最爲純備者也蓋人曰與五官相接相構紛來而毅列於吾前者皆物也物與物交而感覺生焉故五官者爲輸入智識之具由感而覺由覺而生知由知而生學學也者所以致其

知而充其感覺之量者也今之爲學者離有形之器而求無形之道屏當前之實物而記憶已往之空文舍有用之感官而構造憑虛之智慧此格致之學所以亡於中國而興於泰西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卽康德所謂以吾人智慧中所具有之定理就事物現象以施其視聽考察推理之三作用者也東人有言曰人之五官練心之應用具也故爲實科之學者必自治五官始

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箋曰鄭注云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案三代之學所

以明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孔子本三代之制以倫理定爲宗教以宗教施爲政事萬化之本始於親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其效極於於變時雍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師者教以親親之道者也故弗得不親此總結通章教學之義言人必資學學必賴師罕譬喻之以見師範教育之爲國急務也

萬斯同師服議云檀弓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吾讀禮至此竊歎記禮者之失言

也夫父之服子以期爲宗子爲長子三年其餘則長子與衆子均齊衰期年子之服父以斬若是乎父之爲子與子之爲父其禮原有不同也夫子之於門人可以無服而門人之於夫子亦可以無服乎倘謂師不服弟而弟亦不可服師則父服子以期者子亦將服之以期乎愚謂情若父子可也因師無服而弟亦無服則不可也禮又言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夫喪莫重夫首絰既加絰則必用素弁矣既素弁則必用疑衰矣凡此非喪服而何而何以云無服也孟子亦言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相嚮而哭彼三年之中旣羣聚於廬內豈以吉服相對乎知其必有服無疑也而子貢乃更築室獨居三年始返彼隆於師誼如此豈肯創爲無服之說以薄待其師邪喪父無服之言必記禮者失其眞而非子貢實有是言也乃自檀弓載此說後之論師服者率以此爲據紛紛之論皆謂不當制服則皆此說有以啟之也夫朋友麻之文載在儀禮聖門弟子豈有不知者而謂其待夫子反不若朋友哉吾固以爲非子貢之言也杭世駿曰自檀弓心喪之制定於是門人之於夫子若喪父

而無服然猶羣居則絰漢夏侯勝死竇太后爲制服以答師傅之恩而東漢風俗遂爲制杖同之於父甚且有表師喪而去官若延篤孔昱李膺見范史宣度見風俗通劉焉王朗見三國志其較著者也而應劭嘗議之至晉定新禮從摯虞之議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於是無服之制相沿至今未之有易甚乎虞之教人以薄也師者匠成我以進德修業者也於其死而等諸塗之人在人情爲寡恩在禮制爲闕典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以之幾聖學較儒術固不可同日語然

向者旣有北面之義民生於三而事如一教不同而倫則同爲制服以厚俗也若謂其從教暫學而豫申廢與悔吝之說澆季末俗將遂有逆師畔教藉口實於摯虞之義而傳道受業解惑之儒竟至甘受菲薄而莫能以師道自立者故吾之議謂師死不可以不制服其制奈何弔服如麻三月除之此魏王肅鄭稱之禮也弔服如麻旣葬除之此宋庾蔚之之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春秋疏云踰月亦三月也此五服之緦也其服奈何朱子之喪門人用緦麻深衣而布緣何北山之喪王魯齋定議

元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絰履金仁山易之爲元冠加帛絰帶方履今可仿其意而變通之元冠絰帶可也三月不宴不聽樂三年心喪樹枿案禮言事父事君事師皆三年之喪而制則不同所以示分別也心喪者中心喪也旣曰心喪必爲無服且記言師無當於五服則五服之內無師明矣子貢之說不誣也晉宋齊陳之時議理者謂凡厭於尊而不得申三年之喪則定爲心喪又稱心制師之恩義雖同於君父而服君父之喪究有所嫌禮所以別嫌明微故父在爲母服期子之於父母

其恩義之同無所軒輊也而嫌於侵尊故降爲期而仍終心喪三年之制人之於師亦猶是也白虎通謂師弟有朋友父子君臣三者之道道同而所以盡其道者則不同故師與朋友皆心喪郭有道碑朋友服心喪期者二十四人友視兄弟師視君父其類一也聖人緣情制禮義各有當而又以防夫淺教之師暫學之徒若摯虞所議者故定爲心喪之制心之云者心之哀敬與否人不得而知也所以杜後世師弟之爭也此聖人之微意也不然若子貢者且爲孔子六年喪矣服云乎哉

君子曰大德不官

箋曰荀子解蔽篇云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楊倞注云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案周禮以世事教能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謂專一官也鄭注謂君非是

大道不器

箋曰形上謂道形下謂器道全而器偏器猶官也官爲治事之官器爲操事之器論語曰君子不器而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此其所以爲大也

證曰一官一器爲人用者也大德大道用人者也孟

子之稱舜曰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秦誓之稱一介臣曰斷斷兮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此大德大道之作用也不官而能官衆官不器而能器衆器故天下之官皆爲其官天下之器皆爲其器此曠世而不一見者也蓋學校者爲中材設孔子所謂三代之英孟子所謂五百年之名世非盡教育之力也故學校之中造一官一器之人易得不官不器之人難其大較也荀子解蔽篇云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楊倞

注云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爲師長也精於物者也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楊倞注云謂能各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精於道者兼物物楊倞注云謂能兼治各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楊倞注云壹於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楊倞注云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言官與不官器與不器之別也淮南子曰聖人漠然無爲而無不爲澹然無治而無不治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高誘注云然猶宜故日月五星不易次也而天並運之以成世工虞水火不兼官也而帝並用之

以成治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不同科也而聖人並育之以成材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名者官與器之可名者也不官不器故無能名無所成名耳烏虖此其所以爲大歟

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箋曰化民成俗之道以信爲體以時爲用大信者師與弟相孚以性君與民相見以心故曰不約不約之約乃更堅於約也大時者生與殺因物而施栽與傾因材而篤故曰不齊不齊之齊乃更妙於齊也此四

者惟聖人能之學校之中能造常才不能造非常之才能教大學不能教大而化之之學此學之終極下文所謂海是也

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箋曰聖非生而知之者也滙衆學以成聖猶滙羣河以成海河者海之本也故曰先河而後海聖不易幾而學則可勉能察於此則有志於務本之學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箋曰源委者河之源委也或源也或委也謂或祭其

源或祭其委也海非一河之水所能成聖非一科之學所能致故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雖然河爲海之本無本則無末故始乎河終乎海始乎士終乎聖人三王之祭川先河後海示人以務本之意也案自君子曰以下一節言學之事以至於聖人爲究境而教者則必循次第以施之所謂盈科而後進也至其能至聖與否則視乎其人非盡學校之教育也教者惟教之務本而已

證曰烏虖百世而下吾不得而知之矣若夫百世以上吾所誦之書吾所知之人未見有若孔子者也吾

洲之外吾不得而知之矣若夫五洲以內吾所誦之書吾所知之人未見有若孔子者也當時門弟子及世之賢士大夫若顏淵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貢仲尼日月也又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又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有若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宰我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曾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之徒儀封人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楚狂接輿鳳兮鳳兮達巷黨人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輩其所論孔子者備矣而子思作中庸一篇專用昭明聖祖之德一則曰至誠再則曰至聖極陳其參贊化育之德祖述憲

章上律下襲之功其所謂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者皆爲孔子之實錄而孟子則以一言蔽之曰孔子之謂集大成自是而孔子之聖乃益彰而孔子之名乃益大降及後世諸子百家之說羣書傳記之文或窺一班或得一體卒未有能測其底蘊出其範圍者帝者得之而帝王者得之而王賢者得之而賢聖者得之而聖誠所謂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然而孔子非無本之學也其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

矣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又自述其十五以至七十學年之次第下學上達之實功其自學如是也其教人亦如是也其人之能至於聖如是學如是教也其人之不能至於聖亦如是學如是教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卽務本之教也然人之能者卒不得一二覯者何也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是非教者之所能强也吾故曰百世以上五洲以內未嘗見有若孔子者也後世學者智慮所及程度

所至去聖遼遠往往書道諸子百家之說羣書傳記之文以炫博當世下至今日學者驚見外來之科學則又以諸子百家羣書傳記之所未道聖人之所不知其自號爲通人者旣於孔子之至德要道一無所窺而微言大義之包宇宙通古今者又復習焉不察說焉不詳浸以爲簡畧不足應用於世此皆叔孫武叔之見子貢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中庸曰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吾意數傳而後孔子之道必有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而目覩同軌同文同倫之盛者何也孔子之道爲五洲

百世所共由之道由其道則由升平世而太平世而大同世不由其道則人與國不能一日自立於天下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者也

學記箋證卷四終

男勇敷校刊